

社会改造的原理

(英)柏特隆·罗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改造的原理

(英) 柏特隆·罗素著 張师竹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F.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Reprinted April 1923

本书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温文”出版公司1923年4月的重印版本译出

社会改造的原理

(英)柏特隆·罗素著

张师竹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01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1/32 印张5 1/8 字数11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统一书号：2074·188

定 价：(十三)0.90元

内 部 发 行

內 容 提 要

柏特隆·罗素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是现代唯心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来致力于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反对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他是“新实在论”的首领之一，后来又成为“逻辑实证论”的首领之一。近年来罗素赞成禁止原子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社会改造原理”是罗素在1915年写成的反动社会学的著作。据作者说他企图建立“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基础在于一种信仰，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的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我社出版此书系供批判之用。

原 序

下面这些演講稿，是在 1915 年写成而在 1916 年开头的时候用来演講的。我曾希望把它們大部分加以重写，以减少它們对于主题不适当的地方；但是，其他似乎更迫切的工作插了进来，因此从容修訂的机会，展望起来，显得遙远了。

我的目的是要建議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基础在于一种信仰，即冲动比有意識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大多数的冲动可以分成两类，占有的和創造的，这是根据它們的目的来分的，看它們的目的是在于获得或保持一些不能分的东西；还是在于为世界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象知識或艺术或善意，在这些东西里面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我認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是建筑在創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政治制度对于男女們的性情，有很大的影响，它們應該牺牲占有性来促进創造性。国家、战争和财产是占有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体现；教育、婚姻和宗教應該体现創造的冲动，虽然它們在目前还做得很不够。創造性的解放應該成为政治和經濟两方面改革的原则。就是这一个信念引导我写成这些講稿的。

1916 年 9 月

目 次

原 序

I 生长的原理.....	1
II 国家.....	24
III 战争作为一种制度.....	45
IV 财产.....	67
V 教育.....	87
VI 婚姻和人口问题.....	103
VII 宗教和教会.....	121
VIII 什么是我們所能够做的.....	139
名詞对照表.....	155

I 生长的原理

对于一切能接受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们，战争已使他们原有的信仰和希望起了某些变化。至于各个事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变化，那要看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是普遍发生的。在我看来，通过战争，我们所能学到的，主要是对于人的行动的动机有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这些动机是什么，根据我们合理的希望，它们将会变成什么。这种观点，如果是正确的话，在这个危急的时机之中，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来看，似乎比较传统的自由主义，更能站立得稳。下面各个讲题中，虽然只有一个讲题讨论到战争，但是全部都是由上面所说的关于人的行动的动机的观点启发出来的，而这个观点又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我所以要作这些讲述，就是希望在欧洲能建立一些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厌恶战争。要实现这个希望，虽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非有巨大而根本的改造不可，但我深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视战争为必要的信念和热情，他对于一般人的活动，自然不免形成隔离，而且有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的感觉。当全世界遭难，使怜悯心达到最高度的时候，这种怜悯心就能使人跟自行毁灭的冲动脱离，虽然这种冲动盛行于欧洲。怀着救人类于自趋灭亡，那种毫无结果的愿望的人势必使他跟潮流对立，

因而遭受敌视，被人认为没有感觉，而一时无法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样的人要免于被人敌视，虽不可能，但自己尽力抱着想象中的谅解和由此而产生的同情的心理，不跟他人相互为敌，那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谅解和同情，必定不能医治使世界受苦的病根。

对于战争有两种看法，我以为没有一种是恰当的。在我国有一种通常的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是由于德国人的凶恶；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认为，战争起因于外交上的纠纷和各国政府的野心。我想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战争是怎样产生于人类本性的。德国人和各国政府的成员都完全是普通人，被那种驱使着别人一样的感情所驱使。他们跟其他世人比较起来，除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外，并没有两样。非德国人和非外交界的人们，也轻易地接受战争，对于不正确和不充足的理由也表示同意。如果深恶战争的思想，早就传播于其他国家或其他阶级的人民中间，那么上面所述的情况就不会如此了。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相信真实的事情，这就表明人们的冲动——不一定表明每一事件中个人的冲动（因为信仰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可以表明社会上一般的冲动。有许多事情，并没有足以使人相信的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大家都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在下意识里，我们的本性渴望着某种行动，而这些行动就产生于这些信仰，使本来不合理的事情看成为合理。没有根据的信仰，就是冲动对于理性所表示的敬意。这里的人和德国人正由于这些相反而实相类似的信仰，大家都认为有从事战争的义务。

对于一个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其第一个自然发生的思想是：倘使人能更多地为理性所控制，那够多么好。对于那些看到战争定会使参战者受害无穷的人来说，战争好象纯粹是一种狂病，一种集

体的疯狂，犯了这个病，把和平时所知道的事情，全給忘了。如果能把冲动加以更多的节制，如果思想能够少受些热情的控制，那么人的头脑就可以抵御战争热狂的侵袭，而有糾紛，也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处理。这是正确的，但仅仅如此，还嫌不够。凡愿望作正确思考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这种愿望化为热情，才能用这种热情来控制战争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能控制热情，也只有一个相反的冲动或愿望才能遏制另一个冲动。正如传统的道德家所说的那样，要建设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性是太消极，太缺乏生命力了。要防止战争，不能单靠理性的力量，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富有冲动和热情的生活，才能克服导致战争的冲动和热情。需要加以改变的正是冲动的的生活，不仅是思想清醒的生活。

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愿望所起的作用常是可以充分地認識的。当人們觉得自己有不很满意的地方，而又不能立即获得满意的时候，想象就会在他们意識中产生一种思想，即想起一些他們認為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的事情。一切的愿望都包含着从感觉需要到需要获得滿足之間的一段时间。由愿望所鼓舞起的行动，就行动的本身來說，可能是痛苦的，达到愿望所需的时间或許是很长的，而且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可能跟我們的生活无关，甚至是涉及我們身后之事的。意志，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主要在于順着愿望，追求較远的目标，即使涉及的行动要引起痛苦，并且要受到不合适的但較近的愿望与冲动的誘惑。这一切是大家所熟悉的，而政治哲学，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根据愿望作为人类行为的源泉。

但愿望只能控制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是比較自觉、明显和文明的部分而已。

在我们的本性中，比較偏于本能的部分，都受制于追求某些活动的冲动，而不是受制于追求某些目标的愿望，試看儿童的奔跑和叫嚷，并不因为他们認為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是由于一种要跑要叫的直接冲动。又象狗对着月亮吠叫，也不是因为它们想到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因为感觉到一种要吠叫的冲动罢了。所以促使人做出吃，喝，恋爱，爭吵和說大話等等的行为的，不是目的，而是冲动。凡是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人们，一定会說人之所以要說大話就是要想人家器重他。但是我们大都能想起：有时候我們明知說了大話要給別人看不起，而还是要說大話。所以出于本能的行为通常会达到适合于人性的結果，但并不是由于要达到这种結果，才去做的。那些行为都是从直接的冲动出发，而冲动往往是强有力的，即使在不能产生正常的、合意的結果时，也是如此。成年人喜欢想象自己比較儿童和狗更有理性，因此不自覺地把冲动在他們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对自己隱瞞着。这种不自覺的隱瞞，往往是产生于某种一般性的計劃。当一种冲动不能在发生的时候得到滿足，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获得滿足这种冲动时的預期后果。如果这些后果中間，有一部分为理所当然要产生的，而且是显然令人不愉快的，那么預見跟冲动之間就要发生一种矛盾。假如冲动軟弱，預見就可能胜利，这就是所謂按照理性行事。假如冲动坚强，那么或是預見被歪曲，把不愉快的后果忘掉，或是有些英雄式的人物，就会不顧一切地接受这些后果。当麦克白明知他注定要战敗时，他毫不退縮，并且喊道：

痛击，麦克道夫，

誰先叫“停止，够了”，誰就該死！

但是具有这种强烈和大胆的冲动是不多的。大多数人，他們

的冲动如果强，由于下意識的选择作用，他們常常会說服自己：放縱冲动，就会得到好的后果。一切哲学，一切倫理評價的体系都是这样产生的：它們都体现一种屈从于冲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冲动的放縱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根据。惟一真实的思想，产生于好奇的、理智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人有求知和求理解的愿望。但大多数冒充的思想，实际上是由非理智的冲动所引起，只是一种說服自己的手段，以为放縱了这种冲动，就不会使我們失望或受到害处。①

当一个冲动受到抑制的时候，我們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剧烈的痛苦。我們可能放縱冲动来避免这种痛苦，那时候我們的行动是有目标的。但是痛苦的存在是由于冲动，而現在只是把这个冲动引到一个行动上去，并不是把它引到避免因抑制冲动而生的痛苦上去。这样說来，冲动本身还是没有目标的。至于逃避痛苦的目标，仅仅发生于冲动暫被抑制的一轉瞬間。

冲动是我們行动的基础，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于愿望。愿望是有它的地位的，但是没有它看起来那样大。冲动常帶着一連串服从它的，想象出来的愿望：它們使人以为所希望的是冲动滿足以后所产生的結果，他們就是为了这些結果才去行动，而实际上，他們的行动，除了行动本身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一个人写一本书，或画一幅画，当初或許自以为他的目标是在于获得称誉；但是一旦完成，如果他的創作冲动还没有耗尽的話，那么对于已成的作品，他又不感兴趣，将会着手于另一件新的作品。这个道理适用于艺术創作，也同样适用于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項：直接的冲动

① 关于这个問題，可以参考伯納·哈德所著“瘋狂心理学”（Bernard Hart: "Psychology of Insanity"；劍桥大学出版社，1914年版），第5章，特别是第62—65頁。

是在推动着我们，而我们想象中的愿望，仅仅是冲动所披着的外衣罢了。

愿望，跟冲动相反，在人类生活的调节中，确实起了愈来愈多的重要作用。冲动是反复无常、杂乱无章的，因此不容易把它纳入一个有条有理的规范之中；在儿童或艺术家的生活中，或者可以容忍，但是对于应该严肃的人，是不相宜的。几乎一切有报酬的工作，都是从愿望出发去做的，并不是从冲动出发的：就工作本身来说，是或多或少会使人感到腻烦的，但是能得报酬是合乎愿望的。

人在工作时间内的一切严肃的活动，除了少数幸运的人以外，主要是受到愿望的节制，而不是受对于这些活动的冲动的节制。在这方面，很少人看到有什么坏处，因为大家认为在工作中不能让冲动占有满意的位置。

一个人对于一种冲动，如果在实际上和想象上都没有关系，那么在他看来，这种冲动永是疯狂的。一切冲动实质上是盲目的，那就是说，冲动不是从对于后果的任何预见所产生的。对于一种冲动没有关系的人，关于这种冲动将发生怎样的后果，和必然发生的后果是否就是预期的后果，都另有一番估计。这种不同的意见，看起来好象是合乎道德与理智的，但实质上是发生于不同的冲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动上的差别如继续存在，那么彼此的见解就无法归于真正的统一。凡是生气蓬勃的人，同时也必然具有强盛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在旁人看来，或许认为完全不合理。盲目的冲动有时引导到毁灭和死亡，但有时也可以引导到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盲目的冲动是战争的来源；但也是科学、艺术和爱的来源。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冲动的削弱，而是引导冲动到生命和发展方面去，不是引向死亡和腐朽方面去。

用意志来完全控制冲动，虽然道德家有时作这样的宣传，而为了经济上的需要，也往往被迫这样做，但实际上是不适当的。人的生活，如果专门给目的和愿望所支配而完全排斥冲动，会变成一种使人厌倦的生活；使生命力消耗净尽，结果会使人对于原来要达到的目标，变为冷淡和漠视。如果全国人都过着这种生活，那么全国将变为软弱无力，没有足够的把握来认识和克服为达到它的愿望所遭遇到的阻碍。工业制度和组织经常迫使文明国家越来越多地过着有目标的生活而放弃冲动的生活。长期以后，这种生存方式，如果不把生命的源泉弄干，也会产生不是意志所能惯于控制的，也不是思想上所能自觉的新的冲动。这些新的冲动，就它们的效果来说，往往比较受到遏制的冲动更坏。过多的纪律，特别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时常会产生残酷而有破坏性的冲动；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军国主义所以对于国民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自发的冲动，如果不能得到出路，其结果几乎必然会使人丧失生命力，或者产生压迫性的和与生命敌对的冲动。一个人的冲动，并不是一开头就被他的本性所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们是大大地为他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所改变的。这些变化的性质，应该加以研究，而且在判断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好坏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研究的结果。

战争，主要是从冲动的生活中产生出来，而不是产生于理性或愿望的。有侵略的冲动，也有抵抗侵略的冲动。两者有时也可能跟理性相一致，但在许多的事例中，战争的实施是跟理性背道而驰的。每一个冲动都带来一连串伴随的信仰。适合于侵略冲动的信仰可以从本哈第，或从伊斯兰教初期的战胜者的事例中看到，也可以从“圣经”中（的约书亚书中）看到完备的例子。信仰之中，第一个就是自己这一族的优越性，他们肯定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上天

的选民。因此，他們感觉到只有自己一族的禍福是重要的事情，而世界上其他的人只供高一等民族在求得胜利或挽救危亡时的利用罢了。在現代政治上，这种态度体现在帝国主义里。整个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抱着这种态度，而許多德国人对于欧洲的其他部分抱着这样的态度。

跟侵略冲动相关連的，就是反侵略冲动。古代以色列人对于法利賽人的态度，和中世紀欧洲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态度都是表明这种冲动的很好的例子。这种冲动所产生的信仰，就是相信侵略者非常凶恶，因此对于他們的侵略发生惧怕，并且相信本国的风俗习惯有无限的价值，如果侵略者战胜，这些优良的风习就有被压制的可能。英法两国的一切反动派，在战争爆发以前，虽然用全力来反对民主，但战事一发生，他們就开始說民主受到威胁。他們这样說并非是虛伪的，因为反对德国侵略的冲动使他們感觉到，凡是受到德国侵略的威胁的任何事物，都应该加以爱护。实际上，他們所以爱民主是因为他們恨德国；但是他們自以为他們所以恨德国是因为他們爱民主。

在一切参战的国家里，互相关連的侵略冲动和反侵略冲动，两者都起着作用。不受这两种冲动的任何一种所支配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他們的民族感情是跟統治他們的国家相敌对的。属于这一类的有如爱尔兰人、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可以不加研究，因为他們的冲动的本性是跟打仗的人所有的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外界的情况罢了。

第二类人，他們不是支持战争的力量的一部分，他們的冲动的本性已經或多或少归于枯萎。和平主义的反对者認為，一切和平

主义者，除为德国人所收买者外，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认为，和平主义者是没有血性的，没有感情的人，这些人当他们的弟兄为国牺牲的时候，他们还能袖手旁观，以超然的态度加以论究。在一些纯粹是消极的和平主义者，除不参加战争外，并无其他行动的人们中间，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我想支持战争的人有权利鄙视这些人。导致战争的冲动，尽管它能酿成一切破坏，但是一个具有这些冲动的民族，比较另一个一切冲动都已消失的民族，有更大的希望。冲动是生命的表现，冲动存在的时候，就有转向生命的希望，而不是趋向死亡；但是缺乏冲动就是死亡，死亡不会产生新的生命。

但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不属于这一类：他们不是没有冲动力的人。在这一类人里具有一种与战争相对立的冲动，其强度足以克服导致战争的冲动。这不同于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的行为，把自己抛出于国家生活的一切运动之外，作世事无望的主张，招致辱骂，并且抵抗集体情绪的感染。避免舆论反对的冲动，是人类本性中最强的冲动之一，只能被一种直接而不计利害的冲动的非常力量所克服，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单靠冷静的理性所能促起的。

冲动可以分为造成生命的和造成死亡的两类。体现于战争的冲动是属于造成死亡的一类的。任何一种造成生命的冲动，如果它足够坚强，将会引导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战争。这些冲动中，有些只在高度文明的人中才是强有力的；有些是普通人类的一部分。趋向于艺术及科学的冲动，是属于那些造成生命的冲动中的更文明的部分。许多艺术家能够安之若素，完全不为战争的热情所动，这并非由于感情薄弱，而是由于创造的本能和对远景的追求，使他们批判地对待民族情感的袭击，而对于被好战的冲动当作外衣的

神話則置之不理。在少数人中，科学的冲动占着优势，他們已經認識到战争双方相互竞争的神話，并且已通过了解而被引导到中立。但是，不能从这些精美的冲动中产生出一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群众性力量。

在生活方面有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賦聰明，在目前也并不很少；在更好的社会制度之下，可能成为极普通的事情。它們是愛、建設性的本能和生活的快乐。在目前，这三件都由于人的生活的条件而受到限制和削弱——不但是物质生活較為不幸的人如此，就是大多数較為富裕的人也是如此。我們的制度建立在不公平和权力上面，我們只有硬着心腸不表露同情，封閉腦筋不認真理，才能忍受压迫和我們可以从中得到利益的不公平現象。关于成功的傳統概念，引导多数人过着一种生活，讓最富有生活力的冲动牺牲掉，而生活的快乐就在沒精打彩的困倦中消失掉了。我們的經濟体系几乎迫使一切人完成他人的目标，而不是自己的目标，使他們感到行动的萎縮无力，而所能得到的只是少許消极的快乐罢了。这一切事情，把社会的活力、个人關达的情感以及用寬大的胸襟来看待世界的能力全都毁灭了。这一切事情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可以用智慧和勇敢来消灭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加以消灭，那么人的冲动的生活将会完全改变，而人类将向着一种新的幸福和新的活力前进。这些演講的目的，就是要促进这样一个希望。

不論男女，他們的冲动和愿望只要在他们生活中真是重要的，那么它們并非互相分离，而是从关于生长的中心原理发生出来的，这是一种本能的促进力引导人进入一定的方向，正象树木寻求光一样。只要这种本能的运动不受阻碍，任何不幸的遭遇都不会

酿成根本性的灾害，也不会产生因妨害自然生长的结果所造成的畸形。我们如果要直觉地了解一个人，那么在想象中一定要明白每个人的这个内心的中心。这个中心，各人不同，人的不同的特长，也决定于它。社会制度对于每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他自己的生长又自由又有劲：它们不能强迫他按照别人的模型而生长。有些冲动和愿望——例如喜欢服用药品，那不是从这个中心原理产生出来的；这样的冲动，如果强烈到足以变为有害的时候，应当用自制力来加以制止。另有一些冲动，虽然可能是从个人的中心原理产生出来的，但是或许对于他人的生长有害，为了他人的利益，也必须加以制止。但是大体说来，对于他人有害的冲动往往是因为生长受到阻碍而产生的，而在本能的发展上没有受到阻碍的人是很少有的。

人，象树一样，为了生长，需要适合的土壤和不受压迫的足够的自由。政治制度对于这些可以有幫助，也可以有阻碍。但是一个人的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和自由比较树木的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和自由，要大大地难于发现和获得。可以期望得到的完全的生长，是无法加以形容或表现出来的；它是细致而复杂的，只能凭微妙的直觉来感觉，只能凭想象和注意来得到模糊不清的了解。它不是单凭或主要地凭着物质的环境来决定，而是凭信仰和情感，凭行动的机会和凭社会的全部生活来决定的。人所属的类型愈发展，愈文明，他的生长的条件也愈繁复细致，他也更多地依赖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状态。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并不限于他自己的生活动。如果他的头脑能作广泛的理解，他的想象力是活泼的，那么他所属的社会成功和失败，也就是他的成功和失败：随着社会的成功和失败，他自己的生长也得到促进或受到阻碍。